



# 惊心动魄的一幕

■赵刚

德高望重的书法大师张先生在最高艺术殿堂举办新作展览,可谓书坛盛事,凡受邀出席开幕式者,无论天南海北,皆趋之若鹜。

当我执大红请柬准点赶赴开幕式现场时,各路名家、大腕早已提前到了,高朋满座,不亦乐乎。我按照主办方事先发送的“温馨提示”,径直来到椅背上贴有自己姓名的位置,却发现座位被一名衣衫褴褛、貌相平庸的中年男子占据,正毫不掩饰刘姥姥初入大观园的神色,眼睛不够使唤地张望着前、后、左等三个方向的嘉宾,不时兴奋地举起手机抢拍几个镜头,好似得到了心仪瑰宝一般乐不可支,招来不少嘉宾和媒体记者的侧目。

说实话,对于书法艺术,我是雾里看花终隔

一层的门外汉,怎奈主办方热情相邀,却之不恭,硬着头皮滥竽充数,如今,难得有人自告奋勇替代“出席”,我正好有机会抽身,四下转转透透气,岂不美哉?但是,作为嘉宾的虚荣心,仍令我严肃地板起面孔,不满地望向紧随身边的工作人员。

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一边忙不迭致歉:“对不起先生,是我们工作疏忽,请放心,这就处理好!”一边来到男子面前,请其出示请柬。对方稍一怔,如梦方醒,结结巴巴道:“请柬?我……没有啊……”

“请问,您是赵刚先生吗?”

“不是。我叫×××。”

“对不起,您不是赵刚先生,这里就不是您的

座位,劳驾您让一下!”虽然工作人员措辞礼貌,但是语气上已显出生硬,并伸手“搀扶”这个似乎毫无起身意思的人。

簇拥在周边的看客的目光齐刷刷聚来,中年人的面色比我手中的请柬更红,喃喃嘟囔着:“不是的,不是的……”情急之下,向人群里喊:“爸——”

“哎!来了,来了!”随着沙哑的声音,一位年逾六旬、面目沧桑的弓背老者从人墙外挤进来,一边对工作人员和我拱手致歉,一边解释道:“对不起!对不起!儿子自幼爱好书法,每次市里(北京市)举办重要书法展,他都会好几天泡在展馆里博采众长。特别是张先生的展览,他更加着迷,无论在北

京的‘追梦之旅’,还是在郑州的‘八十初度’以及在苏、浙、沪的巡展,场场不落。听说张先生举办新作展,儿子兴奋了好几天,今天连早饭都没顾得上吃,就赶来了。刚才儿子喊口渴,我让他在这个空位上临时坐一会儿,去外面买了瓶水……耽误你们工作了!不应该!对不起!我们这就离开!”

言罢,老者背对男子颤巍巍地弯下佝偻的腰身,男子将瘦长的双臂搭在老者骨瘦如柴的肩上,我和围观众人这才发现,男子下肢竟不能自理!望着父子俩艰难而仓皇地“逃”出人墙的背影,我的脸瞬间火辣辣的,心亦剧跳如鼓。

这惊心动魄的一幕久久凝结在我的心头。

# 漫长的夏天

■负靖

在我的家乡,夏天是漫长而闲散的。这种闲散的日子要从夏收过后,一直持续到九月份秋收到来之前。

在这漫长的几个月里,人们每天都在望眼欲穿地等待中度过,等待一场新的盛大而繁忙的农事。

这个时候,他们的日子又是充实而有滋味的。

刚刚经历了夏收的人们,刀枪入库马放南山,将收获的麦子晾晒干了装进囤里,紧张的身心一下子松弛了下来,什么也不想做,就想蒙上头美美地睡上几天。但不出三天,心就慌了起来。忙惯了的人,一旦闲下来,便觉得哪儿都不舒服。他们渴望着找些事情去做。

做什么呢?对女人来说,永远有做不完的事情。她们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。比如要拆洗被褥、纳鞋底,还有一家人换季的衣服要提前准备等。平时地里农活忙,都是偷空缝上几针,这下有了大把的时间。有时她们也结伴去镇上买回一些布匹来。虽然网上的成衣很便宜,但她们还是愿意自己做,总觉得买来的穿在身上不合身,也没了那份仪式感。

男人们闲得无聊,则聚在门前的空场上或树荫下,围了一圈看下棋,有的靠墙站着,或蹲着,有一句没一句地扯着闲篇。无非是你家收成如何?我家打了多少担粮食。那新麦要上囤窝一窝磨的面粉才好吃。还有,谁家的儿子在城里买了房子,谁家的姑娘找了一个有钱的人家。聊到最后,多是一些与己无关的话题。

女人早在锅台上忙开了,这个时候也是一年中生活最奢侈的时候。平日舍不得割的肉大块割回来,变着花样炖着吃、包饺子吃。邻居见了就说:不过日子啦?女人笑笑:舍不得吃,种那地干什么呀?

也有的人家把养了两年的大公鸡宰了,给老公、娃娃进补,想把他们养得白白胖胖的,走在人前看

着都体面。

当然,最受欢迎的还是自己磨的面粉、蒸的凉皮、擀的凉面,再有,就是早起熬的麦仁汤,或现做的浆水鱼鱼,既爽口,又解暑,是最好不过的夏令食品。

夏天,经常有外乡人开着蹦蹦子(三轮车),载了新鲜的豆腐、漂亮的碗碟,在门口敞开嗓子喊叫着:“换豆腐喽,换碗碟喽!”农村人很少掏钱买东西,都是换。听到喊叫声,女人们放下手里的活,有的围裙也顾不得解下就跑了出来,围着换碗碟的人叽叽喳喳,讨价还价。一边嚷嚷着,一边拿起碗碟挑着毛病。只有挑出毛病,才能把价钱压下来,价钱说好了,再谈换的事儿。

实际上,拉来换的东西,多是一些在城里卖不出去的残次品,便宜处理。对外乡人来说,他们有的是路子,来得不贵,只要给粮食就给换。

女人们挑来挑去,挑好了就回家去装麦子。

在树荫下看下棋的男人扭过头喊着:“少换点,败家娘们,那东西既不能吃又不能喝!”女人不满地顶一句:“不就是一两升麦子嘛,瞧把你急得,小气鬼!”

拿到手的碗碟,女人们左看右看,相互比较着,这个说那个好看,那个说这个好看。有的拿到家门口,又折身去调换。外乡人总是不厌其烦地换来换去,直到她们心满意足。

漫长的夏天,看下棋、扯闲篇,有看烦的时候,也有无语可聊的时候。

这个时候,男人们就突发奇想,开着蹦蹦子,拿着网兜,去十几里外的河滩上抓鱼。河滩里水浅,不远处在修大坝,鱼儿受到惊吓都游走了。水里只有一些像蝌蚪一样游来游去的小鱼苗。他们常常是欢欢喜喜地去,两手空空一脸沮丧而回。

女人们站在门口看着他们的狼狈相,忍不住笑弯了腰,上气不接下气地打趣道:“大热天的不

好好在家待着,这是何苦来着?”男人一脸的无奈。在他们看来,能不能捞到鱼是次要的,重要的是人不能闲着,得找点事情干。

男人们仍不肯善罢甘休。他们找来潮润润的麦秸秆,编了拳头大小的笼子,跑到收割后的麦田里,或钻进一人高的玉米地里,拨开绿得透亮、风一吹沙沙作响的玉米叶,蹑手蹑脚地,捕捉肥绿的蚂蚱和拱着头一身斗志的蚰蚰。不出几天,金黄的蚂蚱笼子就挂满了院里的树梢。躺在屋檐下,听着此起彼伏的蚰蚰歌唱,或过去,用一根细小的草棍逗着笼子里的蚂蚱,倒也惬意。

但到了夜里,笼子里的蚰蚰、蚂蚱一叫,引得院子里草丛中的蚰蚰跟着叫起来,叫声响成一片,就揉碎了如水的月光,嘈得人也不能入眠了。

女人于是抱怨男人闲得慌,不想让人过清静日子。放了吧,又舍不得,像割自己的心头肉一样。

我们那地方是一块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。站在山上往南看去,一字排开,是绵延逶迤的唐十八陵。

最出名的是昭陵,其地处泾河之阴、渭河之阳,南隔关中平原,与太白、终南诸峰遥相对峙,东西两侧,层峦起伏,亘及平野。主峰九峻山山势突兀,周围分布着九道山梁,高高拱起,如九龙聚首。

据史料记载,昭陵工程由阎立德、阎立本兄弟精心设计。其布局是仿唐长安城而建,由宫城、皇城和外廓城组成,绵延数十里,气势宏大,蔚为壮观。城墙四隅建有角楼,正中各开一门,南曰“朱雀门”,北曰“玄武门”,东曰“青龙门”,西曰“白虎门”。

昭陵西边是地处武将山的建陵,这是唐朝第八位皇帝唐肃宗李亨与章敬皇后吴氏的合葬陵。建陵东与昭陵遥相对峙,西与乾陵隔川呼应,北靠群山,南面就是广阔的关中平原。

据《小方壶斋舆地丛钞》记载:“九峻山下陪葬诸王七、嫔妃八、公主二十二、丞郎三品五十有三、功臣大将军以下六十有四。”陪葬墓多

达193座,是历代帝王陵寝之冠。说得上名的有长孙无忌、程咬金、魏征、秦琼、温彦博、段志玄、高士廉、房玄龄、孔颖达、李靖、尉迟敬德、长乐公主、韦贵妃等,都是响当当的人物。

这绿树葱茏的陵山就成了城里人夏天向往的去处,他们三五成群,携家带口,来来往往,乐此不疲。

晚上,陵山上有纳凉晚会。人们围坐在一起,燃起篝火,吃着烤肉,喝着啤酒饮料,跳着欢快的舞蹈,常常流连忘返。

这下,村里的人就有了事情干。男的开着蹦蹦子,女的臂弯里挎着篮子,装着自己做的烤饼,或者香包、鞋垫、手工艺品去那里摆摊贩卖,倒也抢手。

有时,看着那些城里人喝高兴了,起来扭着屁股,舞动着手臂,脸上放着光,跳得起劲,他们也忍不住想试一试。

再去的时候,太阳还有一竿子高,女人就催着男人早点动身。男的磨磨蹭蹭的,破天荒地洗了头,进屋去换上雪白的衬衫、背心,出来神气地仰着头,问女人咋样,女人觑一眼道:“嗯,蛮精神的嘛,难怪说人靠衣裳马靠鞍,树伤一下,就是不一样了。人嘛,就应该这样,活得漂漂亮亮的!”

女人也穿了平时不舍得穿的漂亮衣裙,还描了眉,扑了粉,涂了口红。

到了那里,那些城里人过来买东西,却用异样的眼神打量着她们,于是,她们叹着气,悄悄地打消了跟在人群中扭一扭、跳一跳的念头。她们心里清楚,尽管是夜晚,尽管她们打扮得花枝招展,但还是融入不了那些城里人的队伍,总觉得他们之间隔了些什么。

不管怎样,村里的男人、女人都很高兴。因为有了这些城里人的光顾,寂静的山村不再寂静,漫长的夏天不再漫长。

## 诗歌欣赏

# 雨中的你

■张庚元

雨中的你着实干人  
身披荧光战袍  
迎着如注的雨露  
像灯塔一样耸立街头

毫不退缩  
总是让人叹服  
接续平凡的故事  
雨中的你慧眼视

头顶职业荣光  
赏着如麻的雨丝  
如波浪一样来回跑动  
毫不停歇

总是给人力量  
唱响朴素的情怀  
雨中的你潇洒从容  
身穿靓丽戎装

顶着如刀的狂风  
像雕塑一样矗立心中  
毫不示弱  
总是令人感动

高奏奋进的战歌  
雨中的你挺拔威武  
脚踏崭新战靴  
冒着如潮的雨水

如摆钟一样自由摆动  
毫不歇累  
总是让人敬佩  
编织灿烂的梦想